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七

宋　王昭禹　撰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宮者堂室輿作之總名所圖不一而上下内外通為一體人之身居於此焉故謂之宮宮官之屬有宮正宮伯而又有宮人者葢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宮中之官府次舍宿衛之事而宮人之所掌則不預焉止於修治宮寢與凡共王勞褻之事而已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朝有三寢有六者陰陽之義也三者陽數之成六者陰數之中陽則動作出而與物交陰則

靜息入而與物斂王者動則與陽同撰靜則與陰同德故其朝寢內外其制如此宮人既掌王之六寢則必有所修修者所以治之也蓋人臣以辨色而入朝人君以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夫宮室之所處必貴修治之使至明潔然後可居猶心之所養必貴修治之使至清明然後神留處焉此所以掌六寢之脩也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於建反　去起呂反

井以受水潦匽豬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為其井匽所以受水而通之溝渠也蠲不納汙可獨而已除其不蠲所以潔其寢處也莫非臭也蘭芷芬芳臭之美也去其惡則積芬芳之氣以養王之鼻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

方之舍事亦如之

沐所以潔其首浴所以潔其身如是則膚受之塵垢無所受也王之心彷徨乎塵垢之外而其身不離乎塵垢之内則道之體無乎不在也禮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王之沐浴非為瘡瘍也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以給王之沐浴故也若宮人共王沐浴非適為齊而已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則凡寢之事必有以熏治之沐浴所以熏治之掃除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為明共鑪炭則以陽禦陰也凡勞事則凡事之褻致力而為之者是也言凡則非一事矣四方舍事則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之事也王適四方亦必宮人從之者王之所舍亦有宮寢之法所以事至尊不可有闕焉故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梐步禮反

柾戶故反　重直龍反

時見曰會所以發四方之禁殷見曰同所以施天下之政會同之禮王出郊為壇以行事故有舍焉梐柾行馬也以木為之若比土然則謂之梐交木為之則謂之柾車宮則設車以為宮轅門則仰轅以為門先設梐柾再重於其外然後設車宮轅門於其內所以營衛至尊也且王之於天下無非道者亦無非事者動則顯道以待事居則攝事以復道車宮王所居之宮也車以利轉運而無窮道之譬也轅引車以行者也仰之則無事於行矣無事於行所以復道也

為壇壝宮棘門　壝唯季反

築土為壇於其中委壝土起堳埒為宮周其外而以棘為門所以待合諸侯而命事必為壇者所以致其

壇先王所以交神人者皆質實以垣壝效此焉合諸侯豈若采菽之無信義哉必以棘為門者益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赤事功之就也束在外所以待事也門者由之以出實以此示諸侯則於其事上必致其義行為國必就其事功以待事欲其應物而適當與朝士立左右九棘之位同焉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此其制也步必三百取成數也尋必十二備天數也門必有四所以通四方而無壅也

為帷宮設旌門

以帷為宮設旌門所以待王之舍也宮必以帷者帷維於旁所以安其身也然雖安而不忘慮患之思焉門必以旌者所以表其靜也然雖靜而能應必析而生之焉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王依在車宮之中則以師為營衛而共人以為門也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君子造次顛沛必於仁則王雖不在車宮之中未嘗不依於仁以致其道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者以人道為心也道心者以天道為心也王者體天道以處已用人道以應物則共人門者凡以為徒於人而已令衛士之有行殆為是也凡此所為所設所共皆會同之事也為則造作而後成設則陳而飾之而已無所為也共則共之而已無所設也凡舍事謂凡所為所設所共皆掌之也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幄烏學反帟音亦綬音受

帷維其旁幕定乎上幄則四合以象宮也帟則在上以承塵也綬則為之組以係四物也幕人非特掌其

物又掌其事故曰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以為王出宮則有是事以掌次攷之則王出宮有掌次掌其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已所謂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然則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則正所謂王在宮非出次之時也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王出宮有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幕人則共帷幕幄帟綬而已不掌其事也朝覲會同則共掌次以張大次小次之物軍旅田役則共掌次張幕設案設帟之物也祭祀則共掌次以張大次小次重帟重案之物也大喪在宮則用帷幕而出宮則張帟而已故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而掌次凡喪王前張帟三重也

三公以下之喪則不在宮者也故共帟而已掌次所謂孤卿大夫不重是也掌次言諸侯再重而不言三公此有三公而無諸侯互相備也掌次有孤而此不言孤則上言三公下言卿包孤於其中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張音帳

所托以居謂之舍所托以止謂之次雖相為用而用各有所主王出郊以與諸侯會同則以舍為主故其官謂之掌舍王出宮以承祭祀以從師田則以次為主故其官謂之掌次掌次所掌以王為主而其所待張事又各有廣狹小大丈尺之數存焉夫是之謂法也故曰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有故而祭謂之旅大宗伯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為言衆也陳也會衆神而陳其所遭之故焉旅之祭有言大有不言大亦唯其時物而已其位在上應物而適當者謂之上帝周官有言昊天上帝者言五帝有言上帝者蓋昊天上帝者大神也五帝則五精之君也上帝則合五帝而言也有大故則合五帝而旅焉故曰王大旅上帝案所據之案也邸托宿之邸也大旅上帝則掌舍為帷宮而掌次設宿次於宮中所謂皇邸也於宿次之中則又張之氈焉案必以氈者掌皮曰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蓋氈之為物無經緯之文無織組之功合衆物之自然而成體其成也柔而已邸必以皇者爾雅曰鶠鳳其雌凰蓋鳳之為物體備五色音中律呂知時而能羣然其衆也應而不倡為雌而已是皆鳳德儀之象也大旅上帝非鳳德也則不足以格之故其所張設如此先言張氈案後言

設皇邸則邸之所象皇德之體王所案而據也邸之所象皇德之用王所托而宿也有體然後有用先後之序固然矣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為能騁天下之至堅此皇德之體所以一於柔而已又曰天地闢闔能為雌乎此皇德之用所以一於雌而已惟柔為能勝剛惟雌為能召雄以此而旅上帝上帝為之降格固其所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朝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也王有朝日之禮猶諸侯有相朝之法也祀五帝則王時祀帝於四郊者也先言朝日後言祀五帝則以所張設之象適足以朝日而已於五帝猶有所未備也次則可止之所合帷

幕與幄而為之也大次所象大者之事未祭祀初往所止之所也小次所象小者之事既祭退俟所止之所也重帟則設兩帟於上也重案則設重席於案也重帟在上所尚以為芘道之象也重案於下所設以為據德之象也夫志於道據於德致其大以格神致其小以事神此謂王者之禮也王之朝日祀五帝非致外王之禮則不足以致之故其所張設如此合諸侯亦如之則以祭祀之禮以待諸侯衆賓猶承神焉所謂用其至也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師田則張幕而不張次者與衆偕作故也蓋田則追逐禽獸馳驅於山野之中無所次故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謂此也諸侯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而不設帟與案者以其未能志於道據於德也師田則張幕設案者謂諸侯從王有師田之事張幕而設案也不設重案重帟以諸侯有君之德而於道未至朝覲不設案而師田設案者朝覲禮也師田事也諸侯之適然盛德能御事而未能從容中禮故也

孤卿有邦事謂孤卿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則張幕設案也三孤二公弘化者也六卿分職以副三孤者也孤卿與諸侯同德故其張設同於諸侯師田之法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帟所以庇下而承塵者也帟之至於再至於三則塵之不及而所庇者厚矣王者天下之所歸故三重諸侯一國之君故再重孤卿大夫臣也卑也非特厭於王而已故不重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旅幕則為公卿以下張大幕於祭祀之門外也旅之為言衆也公卿大夫以下從王祭則其類非一故所張之幕謂之旅幕尸次則祭祀之尸更衣之次也尸神象也王所敬事故亦張次焉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耦俱升射者射人曰王以六耦射三侯蓋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賔射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皆有次以待之掌次則張之也夫射法諸侯以四耦大夫士以三耦而王獨以六耦者所以備天數也天下之物唯神為無方則無耦然神墮二數則其應物亦未嘗無耦焉又况射者所以明中否其可無耦乎自王而下耦數不同以尊卑而差之也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宫張事自幕人共之而幕人所謂掌帷幕幄帟綬之

事正謂王在宫故也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則王凡出宫皆掌次掌其張事也言邦則以别於在宫矣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功則九職之功也大宰以任萬民故曰九職司會以令財用大府内府以受貨賄故曰九功何以聚人曰財何以理財曰義先王以義理財其取之則有藝其掌之則有官其聚之則有所九貢取之於邦國九賦取之於田野九功取之於萬民此取之藝也九貢九賦九功大宰總其貳大府又從而掌其貳司會以令財用内府以受貨賄此掌之官也受其貨賄之入則有大府内府受藏之府則有職内之屬此聚之之所也夫然則國用以充百志以成失財辟名者

無干於冢宰之誅長財善物者屢形於宰夫之詔矣且大府者衆府之長其財物之入必先入於大府重其官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其屬自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之外又有主藏之府四人焉此其職所以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之入也既受其入矣然後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化之之謂貨有之之謂賄頒其貨於受藏之府益將以化之也故使受藏之府藏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益將以用之也故使受用之府有之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書曰懋遷有無化居有者懋遷之所化無者懋遷之使居亦是意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吏則治之致其事者也執事則執邦之事而有所營造者也官府都鄙之吏與執事者皆受財用於大府故曰受財用焉言財用而不言貨賄者蓋貨則化之而已非若財之為利也賄則有之而已非若用之為義也若受藏之府藏之將以化之也故曰頒貨受用之府有之將以用之也故曰頒賄是以此於治事之吏與夫執事以營造者謂之財用大槩如此凡頒財以式法授者式則用財之式法則治財之法以式授之則使知所治如此則受財者知所以足用長財善物而失財用物辟名者固無有矣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則九賦之財所以待九式之用也故自關市至於山澤則皆所待之財也自膳服至於喪紀則皆所費之用也以其財待其用各有所宜故有以貨財之所聚有以物產之所多有以遠近之所便有以輕重之所宜有以餘財而用之者有以遠物而致之者關市邦中則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百物珍異於是乎在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此以貨財之所聚也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則賦之所宜各以其類也喪紀所用葦蒲蜃物茶葛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為多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此以物產之所多也四郊於國為近近者可使輸重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縣於國為遠遠者

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此以輕重之所宜也邦都則其地尤遠而公卿王子弟所長也王於祭祀欲致遠物且獲親貴者之助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此以其遠物而致之者也邦甸家削比四郊為遠比縣都為近匪頒工事則雜出遠近之物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此以遠近之所便也賜予則用財之餘事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餘財而用之也大府所待先後與九式所序不同則大府掌財用之官知以其職嚴於事王而已故以待王之膳為先其餘則雜而無序與內史八柄莫知其先後同意九式所謂羞服凡羞服皆在是矣大府所謂膳服則唯王膳服又其所謂膳則六牲而已羞不與焉九式所謂芻秣則非稍也大府所謂稍秣則有稍而無芻九式所用則委人所斂是也九式言好用而此言賜予蓋好用賜予皆私恩也賜予則指物而言之好用則因其所好而用之則又廣於賜予矣大

宰均節財用凡邦用皆在焉大府以法守職於均節之義有所不知故與大宰異也然此正九式之用財不言式而言待者蓋大宰以道揆可以為天下式故言式大府以法守以其財待所用而已故言待而不言式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好呼報反

弔用則大宗伯所謂以弔禮哀禍災是也違神為禍天火為災禍災天神之所為故以喪禮弔之其弔之則宜用其至必有物以致其誠故用邦國之貢焉邦國以是而貢王而王因以是而恤其禍災亦各以其類也府庫則若內府王府所藏之府庫也王以治民為施民以養王為報則充府庫宜以萬民之貢也府

庫之財雖萬民以養王為報而王豈擅之為已有哉故凶年飢歲民苟不足則王亦散以賑民焉此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孟子所以有譏於鄒君也式謂九式所用之餘財也貢謂九貢所用之餘財也玩好之用非事之急故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待弔用以邦國之貢而邦國之貢非特以待弔用充府庫以萬民之貢而萬民之貢非特以充府庫共玩好之用以式貢之餘財而式貢之餘財非特以共玩好之用葢大府之藏凡邦之財用取具焉則其財葢得以移用也由此推之則九賦之所待亦猶是矣於玩好之用言共者式貢之餘財以待邦之衆非特以待玩好之用有玩好之用則於是共之而已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也孟子嘗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賦用所以能

取具者以其政事而已所謂政者豈有他哉所待之宜有常法所待之法有移用故所待之宜有常法則所以節用所待之法有移用則所以均財財均則用節財均用節則所謂有政事而邦之賦用可以取具矣夫邦之賦用可以取具者以其量入以為出而已故先言凡邦之財用取具焉而終之以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蓋入以有藏出以給用而歲之財用入出皆有以會之則雖有奸吏無所施其偽矣先入而後出者以受入為主故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好呼報反藏才浪反

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然則自服食器用之外雖物之遠而難致者非所寶也雖貨之良而難得者非所貴也先王亦何嘗容心於此哉然而治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

為莫若仁人之盛故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悦共給之之為安凡人情之所愛樂者莫不畢獻於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凡人之所貴者吾亦貴焉人之所寶者吾亦寶焉此玉府之職所由立也金玉皆物之貴而人之所寶獨以玉名府以玉能交三靈而通之器寶之至重故也金陰精之純能化而不變玉陽精之純堅剛而不變玉為寶之重而金次之此玉府之所掌所以獨先於金玉也然玉之為寶雖重於金而金之利用又廣於玉此所以言金者常先於玉也玩則可玩悦之物好則可樂好之物兵則若兇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也器則赤刀弘璧琬琰之屬也良貨賄則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也若此屬皆玉府所藏以足王燕私玩好之欲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考工記玉人之事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服玉則大圭之屬是也佩玉則珩璜瑀之屬是也珠玉則珠也玉也凡以共王之用者夫大圭杼上終葵首杼上則法天之用而有為也終葵首則法天之體而無為也其有為未始不出於無為之象也故天子服之則被之於身猶道之無不被也珩以平質揭其上璜以半璧繫其中瑀則瑀瑀然在前琚琚然在後凡此皆德之象故天子佩之佩之則佐之於身德可佐於道

王齊則共食玉

齊則致一以格神也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惟精之至為可以交乎神惟明之至為可以交乎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也故玉府齊則共王食其食之蓋有法矣昔北齊李預常得食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戶暗反枕之鴆反

含玉則致玉於死者不忍虛其口也復衣裳招䰟晝變之道也角枕則以之枕尸角柶則以之楔齒以角枕則不欲致死之意所以惡不仁也以角柶則不欲致生之意所以惡不智也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而玉府言共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玉府也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衽而鴆反第側美反

燕衣服非禮物法服之正也王燕私所服早暮之所共故玉府掌之而不掌於司服也記曰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衽則以寢席則以坐牀笫牀簀也褻器私褻所用之器也凡此皆給王之用故亦使玉府掌之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音對

盟必割牛耳取血將以歃之牛耳以示聽順也血則告幽之物求信之由中也珠盤玉敦盛歃血之器珠盤所以盛牛耳玉敦所以盛血飾盤以珠飾敦必以玉者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示其德之精一而不二也又使掌玉生服死含者共焉示其德之死生無變也以此示諸侯是為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織音志

致物於所尊曰獻內府言四方之幣獻者諸侯有獻於天子也此言凡王之獻謂王有獻於賓客也文織則與書所謂厥篚織文同蓋帛之有文出於織而成之故曰文織金玉兵器文織與夫良貨賄之物皆物之美而可用以為獻者故王府受而藏之以待用也受謂受於作治之工而藏於玉府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好呼報反

好賜謂好用賜予也大宰有好用之式大府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玉府又共好賜之貨賄財所以聚人也王者之財不吝與衆同此臣民所以懐之也故雖玉府之所充皆物之美者王之好賜亦於是而共焉

玉府既言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内府又言凡王及冢宰好賜予則共之者凡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凡王以内府所受好賜則内府共之

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内府所藏之財物以待邦之大用而其財物則藏之於内故名官曰内府言内所以别外也九貢九賦九

功之貨賄其正掌於大宰而小宰之所執大府之所掌皆其貳也內府不掌其貳而獨受其貨賄則受於大府故也蓋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而內府職內皆受藏之府焉其言良兵良器則受之於玉府何以知其然蓋玉府掌王之玩好兵器則其兵器皆天下之至精者也故凡良兵良器必自玉府揀選其非玉府所藏者則內府受而藏之謂之良兵良器亦天貨之美者焉其受貨賄於大府受兵器於玉府非國之經用乃以待邦之大用大用者大事所用也蓋天下雖安治而不能無危亂之變者非財無以濟用苟不為豫備之一旦大故生於所遭大事起於所作將何以制倉卒之變乎先王思患而豫防之於無事之時而常為有事之備於無故之際而常為有故之計此內府之貨賄兵器所以豫積而有待也蓋貨賄以待費出之用良兵以待武衛之用良器以待賜予之用先王所以待邦之大用不其悉歟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四方賓客合幣以獻王則謂之幣獻若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獻是也幣獻之物入於內府則王所受非以為己私利特以待邦之大用矣王府內府皆言良貨賄則貨賄之良者有出於作治而得者有出於幣獻而得者王府之所藏以待王燕私之用內府之所藏則以待邦之大用此其所以異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凡適四方使者則王遣使於四方諸侯之國也所受之物則王所以遺諸侯者內府則共其物而奉其事故曰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故王所以遺諸侯者亦取足於是焉此施報之禮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佐王治邦國凡四方賔客之小治得以專待之其職位甚尊而王有以優異之故其所善亦得以内府之財物而致其私恩焉冢宰所與有不可以言賜者故謂之好賜予葢以財物錫人謂之賜尊者之事也予則有通物之意冢宰雖大臣而於王必有所厭故也若玉府獨共王故言好賜而不言予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布泉也或謂之錢以其鑄金而為之則曰錢以其利出於一孔則曰泉以其散布於上下則曰布錢言其質也泉言其聚也布言其用也其實則一物而已傳曰原於泉布於布化於貨制於刀又或謂之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為利也又或謂之貨者以其化而通之以為利也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

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也掌邦布之入謂自外而入藏於外府也掌邦布之出謂出其所藏以給用也以共百物謂凡有所造為貿易皆共其布於外府也謂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蓋布所以權物而通之其所待者皆經用也非經用則有不給故曰凡有法者若內府以待邦之大用則大故大事所用非經用也不可謂之有法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衣服之制蓋有常數亦必資於布而後成必使外府共用者以外府所待邦用皆有法欲王及后世子非法弗服也蓋法所以明分分苟不明則卑或得以踰尊賤或得以擬貴服靡於人莫之或正矣夫上者下之儀則王及后世子衣服豈可以非法也唯王后世子既相與身先以為天下率而大司徒又以本俗同

其衣服則先王所以謹衣服之制可謂嚴矣彼革制度衣服者尚何容於時哉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齎音咨

幣謂共以為禮幣齎謂共以行齎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或資邦布以為禮幣或資邦布以為行齎皆外府所共也賜予則王及冢宰之賜予也不言其人則以內府見之也王府內府既共賜予而外府又共之者蓋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也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唯上之所用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內府所藏以待邦之大用故小用皆受於外府蓋內府所藏者皆貨賄兵器之屬可以待大用而已若外

府所掌者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也故小用皆取給於此然外府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小用亦皆有法故也王與后服不會則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也世子則防其以奢侈而亂法驕佚而敗禮不可以無會矣與酒正惟王及后之飲不會同意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會古外反

會者一歲功事財用之計也治之事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而王省惟歲則歲會王之所治而有司之所司此司會之職所以立也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大宰與大史作而立之也故大宰曰掌建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大史亦曰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

治此皆作而立之也乃獨於六典言建則舉大以知小故也司書則正掌其書者也故司書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小宰司會則副掌其書者也故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謂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大史則大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大史司會小宰之所逆然後大宰以典法則待之六典所以治邦國六典之貳所以逆邦國之治也八則所以治都鄙掌八則之貳所以逆都鄙之治也八法所以治官府掌八法之貳所以逆官府之治也典法則之貳所以貳大宰也故其序以大宰所治為先後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大宰之所待者也故其序以大宰之所待為先後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

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此所謂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也大宰言用而此言財用則大宰之所致主於散而已司會則又欲聚其財以為利也大宰以九賦斂財賄則此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也大宰言財賄而此言財用則大宰之斂主於有之而已司會則又欲散之以為用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則此所謂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也大宰言職而此言功則大宰所主者有生財之道而司會則責其成功而已致則自彼及此之辭令則有使之道大宰於九賦言斂於九職不言斂而此皆言令者蓋戒斂或不斂大宰以道揆之事也司會法守之官則欲善其法以使之而已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

此所謂以九式之法均節財用也大宰言財用而已此言邦之財用則大宰均節及於邦國萬民而司會均節則邦之財用而已凡此皆道揆法守之辨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城外曰郊謂四郊也郊外曰野謂甸削也縣則四百里之縣都則五百里之都凡官府郊野縣都百物皆資財用以成欲知多寡實偽故司會皆掌之而通計其數也書則簿牘契則要書也版則邦中之版圖則土地之圖欲知財用出入之總數故掌其書契欲知夫家山林川澤所入之財數故掌其版圖凡書皆掌於司書司書又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副也故曰凡在書契版圖以

逆之矣而又聽其會計之書焉會謂歲會計謂月要日成書契版圖掌之於此歲會月要日成則錄之於彼以此所掌稽彼所録則財用之多寡羣吏之實偽昭然若辨白黑若數一二又安有黯闇不明之患哉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以三攷之為參以兩攷之為互以職内攷其入以職歲攷其出以職幣攷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内及會以逆職歲以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日月歲者天也因日月歲而有成者人也然則人之成事皆本乎在天之成理故皆謂之成日成之事少故以職之相參相互者攷之也月成則其事多於日成故以月要攷之歲成則其事多於月成故以歲會攷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然則上下之治有不辨多寡之計有不會則不足以有為於天下矣此

司會所以攷其詳也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不知吏治之實則功過有不明不知功過之狀則勸沮有不行欲明吏之功過實在乎周知四國之治也欲申上之勸沮實在乎詔王及冢宰廢置也四國四方之國司會逆邦國都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可周知也然後以其功過詔王及冢宰廢置廢當其過則天下知所沮置當其功則天下知所勸夫大宰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司會又詔王及冢宰廢置者王聽四方之治而大宰佐王以其職則廢置不可以不詔王冢宰聽邦之小治而司會佐冢宰以其職則廢置不可以不詔冢宰王之廢置則以其道冢宰之廢置則以其法道與法相為治此冢宰所以亦預廢置之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正音征

夫體天下之物述天下之事者莫大乎書書則載之簡冊而司書之所掌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莫不以書而後存故司書皆掌之六典八法八則大宰大史之所建小宰司會則掌其副貳之書司書則正掌其書者也九職則大宰所以任萬民是也九正則九職之貢也九事則九職之事也農貢九穀工貢器物此九職之貢也農則任耕事工則任飭材事此九職之事也與酒誥有正有事同意司書于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故也掌九正九事則以凡稅

斂掌事者受法焉凡邦治攷焉故也邦中之版則邑都之内籍民數之版也土地之圖則十有二土五地之圖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則以知夫家之數故也掌土地之圖則以知山林川澤之數故也雖然司書之所掌非適此而已蓋八法以治官府而八則以治都鄙至於正事版圖又通於百物財幣則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者司書之所掌也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皆有以周知之然後足以叙其財受其幣叙其財則次序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爲數者之幣所餘及幣以入於職幣則以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也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司書掌其正而司會掌其貳故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王者享四海之富備萬物之奉斂散予奪一制於己則其用財也雖不可以有司法數拘然亦不可不為之計多寡所以防有司之奸偽也司會正掌會計之官則凡財用多寡之數必皆備於司會司書則從而攷之如是則上之用財皆得以周知其數雖有貪汙之吏亦無所施其奸矣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械戶戒反

大宰於一歲之終則受百官之歲會司會又以歲會攷歲成則功事財用之計每歲固有之矣至於三歲則又通而計焉其事為最詳故謂之大計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此所謂大計羣吏之

治者亦以替成大宰之事而已蓋司書正掌會計之書以此佐大宰攷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孰備孰乏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山林川澤之數孰治孰廢孰登孰耗夫數之倫之治廢登耗既已周知羣吏之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故以逆羣吏之徵令天生時地生財人者因天時以治地財苟其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為之者緩用之者疾將何以應無窮之用哉其蚤正素治之蓋亦有本矣古者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豈非用此道歟蓋措國於不傾之地則民財器械之數不可以不備積於不涸之倉則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不可不登藏於不竭之府則山林川澤之數不可以不治然則成周之時其財非特可以足經國之費加之以不庭不虞之故民不加歛而國無乏事者以司書治正之法素行故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以悅取之謂之稅使衆聚焉謂之斂凡稅斂則非特貢賦所出而已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則稅斂之事有在貢賦之外矣司書掌九正九事則稅斂之事有法存焉凡掌稅斂之事則受法於司書矣不唯受法而已凡事成則又入要貳焉要貳者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使入要貳於司書則以知稅斂之多寡故也凡邦治謂凡治於邦者司書則參正其書以待來攷也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其書皆藏於司書則司書無所不掌矣是以邦治無小大詳畧皆攷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設官之名有謂之典有謂之職典言其有常道之存也尊而重之故稱典焉若典祀典命典瑞之屬是也職言其有任法之所寓也聽而治之故稱職焉若職内職歲職幣之屬是也内也者所以受藏之以其掌邦之賦入故名官曰職内掌邦之賦入則九賦所入之財職内掌受而藏之也辨其財用之物者物以色之財用不一則其物色亦異不可以不辨之也兼言財用者財有聚意用有散意職内雖受藏之府而藏之亦有聚散之别所以辨其物者謂此也執其總者執邦賦之總蓋一而定之謂之總若絲之總物然也夫司掌官法以治目所總者一日之數故謂之目師掌官成以治凡所總者一旬之數故謂之凡職内掌賦入之總數此所以異也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者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蓋官府都鄙之吏有受財用於大府是以大府之財用入於都鄙官府職內則掌其副貳之書也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邦國指諸侯而言之也夫諸侯之君分土惟三而所入之賦當量入為出烈文嘗戒之以無封靡于爾邦則專利傷財者皆法之所禁此職內所以因而治正之也小司徒曰三年則大比及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謂之比要凡邦國財用之數皆具於此矣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則以王國財用之數而治正諸侯賦用之數也王國所用之數宜多邦國所用之數宜寡以其所多而治正其所寡則諸侯亦安敢有以封而專利以靡而傷財者哉先王之法於是善矣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凡受財者謂受財於職内以給用者受其貳令而書之謂書其副寫之令而籍之也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職歲掌賦出者也官府財用之出謂官府之吏出財以給用也職内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故歲終而會則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入言官府而不言都鄙則治都鄙為畧而不及官府之詳故不言也叙其財待邦之移用則理其財使各有序而不紊然後其財之有餘可得而知其數則移此之有餘以補彼之不足是之謂移用先王於財有常用有移用常用者法之經移用者法之權大府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此曰待邦之移用則所以互相備也大府所以能取具者以其有移用之法也職内所以能待邦之移用者以能叙其財也然則移用之法豈特見於財而遂師又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先王之法亦貴乎變通以盡利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夫利之所在奸偽存焉於利見金者或肆而為貪見利忘義者或至於為盗先王豫窒其原以謂一歲之閒其與事為禮無非資財以為用故其出入則有數其計録則有書自大府而下其掌治者固非一人又有職歲者總計一歲財出之數以待歲終之攷校其詳畧周密至於如此雖奸偽之吏無所肆其貪盗之非矣職歲為受藏之府故掌邦之賦出凡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出以賜予皆有數有貳焉故曰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其所貳財數之書則以備歲終會計而攷之故也葢有數以計其財有書以貳其數則財用之多寡費出之當否可攷而知矣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官府都鄙羣吏出財用其費用皆有數其營造皆有制欲使知所用故受式於職歲欲使知所治故受法於職歲與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相為先後焉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之官也故賜予則以敘與職幣授之必以敘授者蓋賜予者上之私恩也敘者先後之倫也私恩所以為仁先後之倫所以為禮明私恩之仁未嘗妄施焉必有禮以節之矣然則上之賜予亦安可以苟得哉歲會掌於大宰其書則掌於司會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職歲贊逆會者凡與職內同贊司會而已先王經天下之政莫重於理財凡有所用必有其人凡有所治必有其法故凡頒財大府以式法授之凡羣吏之出

財用必授式法於職歲及會職歲亦以式法贊逆會
也不會而以式贊逆會則財數多寡費用之當否皆
得以式法而治正之則吏之用
財者又孰敢違其經制者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
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
小用賜予楬其列反

此官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所
以有職幣之名也凡官府都鄙與用財以為禮者皆
有式法則其所得之幣亦有常制蓋我以禮施焉彼
以幣報之所報之厚薄凡以稱其所施而已此所以
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必以式法也振者
以時舉之也掌事者之餘財必以時舉之以其既出

以給用恐積久則或遺忘故也於幣言斂於餘財言振亦互相足也皆辨其物則色以別之防其或以賤貿貴也而奠其錄則定其數焉防其或以多為寡也以書楬之則明言而表之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賜予用財之餘事故也然賜予亦非獨取於幣餘而已益賜予之物或共於外府內府或取於典絲典枲以幣餘之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餘之賦所以給用者雖止於小用賜予然亦不可不計其所用之數歲終則會其出凡以謹其用而防之是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亦以贊會故也與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同意然逆則有所治正而職幣則無與於治正之事以式法贊其會而已故不言逆謂之凡邦之會事則非止其職之所掌之事也凡官府

之吏歲終會計財用之

事職幣以式法贊焉

周禮詳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俞泰階

周禮詳解卷八

宋 王昭禹 撰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裘者可以衣被人而人之所裘也古之制裘者必以獸皮而裘爲之等皆有法象存焉非明其義者不足以制之非知其數者不足以爲之得其義而制之者聖人之事也因其數而爲之者工之事也以此爲大裘所以掌於司裘也大裘者以簡大爲名與記所謂大禮必簡同意語曰緇衣羔裘大裘則黒羔裘也黒者天道在北方之色也大裘無經緯之文無繪綉之功其色復乎至幽道之象也羔之爲物能羣而不黨

可以為公致恭以有禮可以為敬德之象也道德相渾淪而未嘗相離聖人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强名之大玆其所以為大裘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故曰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祀五帝有言祀天者蓋天以道言帝以德言祀天則合衆神而言祀昊天上帝五帝則別衆神而言合衆神則言其道之全別衆神則言其德之尊於司服別而言之故稱昊天上帝五帝於司裘則合而言之故曰祀天而已蓋裘之所制以象道之全服之所用以明禮之法此所以異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音仲

因其質之甚善而成之者謂之良裘致人功制治而成之則謂之功裘良裘非不致人功也其質又良焉功裘則致人功而已不必其質之良也然則良以其質之自然者言之功以其成於人為者言之因其質

之良而成之則其為裘也易以速故仲秋則獻之致人功而制治之則其為裘也成必緩故季秋始獻之非特是也良裘以共王衣服之用功裘以為群臣頒賜之用其先後之序固當然矣仲秋者陰於是乎中是月也寒氣將至王既迎寒則禦寒之具不可以不備則中秋獻良裘於王乃其時也季秋者陰於是乎盛是月也霜始降而寒氣總至方命民入室之始則以裘而頒賜乃其時也王乃行羽物順陰氣之始殺行羽物以頒賜也先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仲春行羽物則以陰氣衰於此爵羅為將禁之矣中秋行羽物則以陰氣盛於此爵羅為既設之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食亦反鵠古毒反

射有三有賓射有燕射有大射大射者將有祭祀而以射擇與祭者以祭祀為國之大事故謂之大射記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言王大射之事也至於諸侯卿大夫將祭其祖先亦有大射擇士之禮故司裘言王大射而并諸侯卿大夫言之也且擇士助祭而必先射於澤宮者蓋射之為德內志正外體直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古人於是而觀德澤之言擇也射之言繹也繹於中而錯於外則射之而無不中擇於此而用於彼則祭之而無不享享者嚮也惟中心嚮也而後能享之是無異乎君子之射也先王所以觀德於射而後與之祭也大射將以與之祭故天子之侯三諸侯之侯二卿大夫之侯一皆所以象德而已記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則虎豹猛獸也書曰如熊如羆則熊毅獸也馭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以服猛毅為先能

致猛毅者莫大於虎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毅者莫大於王而諸侯次之由是以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至於卿大夫之德則以能養人而已不能除害則不足以養人麋能害稼而為人之患射而去之所以除患害而養人由是然後能得臣妾之歡心以事其先祖者卿大夫之德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為言捍外受内以為藩障諸侯之象也故記曰射中則得為諸侯祭侯之禮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以抗而射女意亦謂此矣必設其鵠則鵠棲侯中以為的也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者為善故的謂之鵠也是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君子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亦若是而已矣射人王以六耦射三

侯則此所謂虎熊豹侯也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則此所謂熊侯豹侯也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則此所謂麋侯也司裘言其物射人言其數互相備也然射人言士以三耦射豹侯而此不言者盖士事人者也事人者擇於人事於人者擇人士之祭祀盡已之歡心而已尚何擇士之有哉以事於天子之擇則所射堪質而已其見利思義見危致命聽從而不違守死而不犯則有豻侯以明之豻侯用之於燕射而非所以大射侯之用豻贅之用雖其義一也共侯必於司裘者凡射以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為裘則共侯以佐射者正司裘之事矣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廞許金反

廞裘與廞樂同意葢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覩者之欽故謂之廞大儀物皆德之所寓死者形漸盡而盛德之在人固有不忘者存覩者之欽亦欽其德而已且廞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惡於不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惡於不智凡廞儀物者亦仁智之盡也飾皮車亦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也歲終則會者會其一歲用皮之數也唯王之裘與皮事不會所以優至尊也不言后者后之服無以皮之者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司裘謂之司掌皮謂之掌者葢反后為司司有察意掌則尚其手以掌之而已裘者法象之所存為之者

宜致察焉故以司名官皮則尚其守以掌其物而已故謂之掌皮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秋則物成之時物成則堅實故秋斂皮革則人功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斂革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春獻之夫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則皮革之事百工之與有事焉故掌皮於春獻之後所以頒皮革于百工也以式頒之則使不失其所用以法頒之則使不失其治與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同意

共其毳毛為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毳尺銳反

毛之細縟者謂之毳毛禮有用氊者若大旅上帝氈案之屬也夫毳毛取之獸皮不預備之則或困于倉卒之求故共于掌皮以待邦事也泉布謂之財行費謂之齎斂之則弔則斂而取之則有行費矣故用齎故歲終則會其財齎掌皮斂皮而司裘則用皮故司裘會其皮而掌皮則會其財齎也先王設官以司裘

則屬之治官以司服則屬之禮官者蓋制皮以為衣則謂之裘服裘以為禮則謂之服裘與服其實則一特以先後為之此所屬之官所以異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任道者無為而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為天下用無為而用天下故王則長而不宰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宰制調和所以為諸臣之事也然有王之宰有后之宰王之宰則合內外之事以治之故不謂之外宰后之宰則所治者王內之政令而已故謂之內宰書則所掌治教之書也版則人民之版也圖則官府次舍之圖也王內后宮也后宮謂之王內則后宮之政令皆自王出故也王內之衆有人有民其貴者民其賤

者人民以上皆有稍給之食均其稍食則衰多益寡平其餼廩也分其人民而居之使衆就寡均宿衛也內宰掌治教之書故使之治王內之政令掌版圖故使之均稍食分人民以居之言稍食則先人民者誘之以禄利使就功故也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王立六官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正男位也后立六宫以待天下之内治所以正女位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是以本乎天者親德于陽本乎地者效德于陰故后及九嬪皆以陰禮教之也蓋凡內事皆陰后祭市謂之陰禮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同意不曰教后而曰教六宫者

后尊不敢斥猶言天子則稱乘輿也至于九御則猶天子之有元士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使各有屬則使屬于九嬪也婦職之法則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職法也禮所以成德職所以從事位之尊則宜以德率人故九嬪而上則教以婦禮所以成其德也位之卑則宜以事事人故九御之屬則教以婦職所以致其事也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作二事則絲枲之事也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御九嬪勤于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矣九御勤于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治自內而外化自近而遠之意也正其服者使非法不服也禁其奇衺者禁其奇所以一之禁其衺所以正之展其功緒展其絲枲之功緒也絲枲者女功之本必勤于化治然後可以成布帛固不可斯須廢也于是乎展之展者所以省之也夫論陰禮之教以率六宮之人于和順中正

者夫人之事也掌婦職之法以教九御之人于勤勞恭儉者九嬪之事也其徳之尊卑雖不同而皆得以必事于王者世婦之事也其命之貴賤雖不同而皆得以進御于王者九御之事也自夫人而下皆不必備而惟后率之有關雎之德則窈窕之教興有卷耳之志則險陂之行息其福履之綏無異于樛木之所逮其子孫之衆多無異于螽斯之所化然則王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者其用此道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祼古亂反

大祭祀指宗廟之禮也祼者用鬱鬯灌地求神出而致養也王入室祼既祼出迎牲后于是亞祼而内宰則贊祼也獻謂薦腥薦熟后從王亞獻而内宰則贊獻也石次玉為瑶用之以飾爵則謂之瑶爵詩木瓜先言瑶後言玖玖美玉也報之以瓊玖則厚于瓊瑶則瑶不如美玉后之飾爵當降于主故以瑶飾爵尸

卒食王醑尸后亞獻用瑶爵内宰亦從而贊之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

服所以象德后之所服則固有法也位所以承神后之所位則固有所矣正其服則使以法而服也正其位則使即所而立也又詔其禮樂之儀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也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已贊九嬪之禮事則贊其薦徹之禮與所執之事也詔則告之以言贊則道之以力言詔則尊其事言贊則卑其禮祼獻言贊禮樂之儀言詔而九嬪禮事亦言贊各有所主也内小臣之言正内人之禮則以尊正卑也此言正后之服位則所正者在于位而不在后也

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先王之承賓猶承神故大享之禮惟不入牲而其他則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祼亞獻與瑤爵酳尸之禮而賓客亦如之祼獻則王禮賓而后亞獻也瑤爵則王酬賓客而后亞酬賓客也不言后以上文祼獻瑤爵言后從可知也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若后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酒人共之而內宰致之也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命婦則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是也外命婦則公卿大夫之妻是也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而其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而內宰所佐也正其服則正其正服之等正其位則正親疏貴賤之居使各當其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夫道在天則有陰陽在人則有義利利之所以輔義猶陰之所以佐陽不可相無也故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者義之所自出市者利之所中聚利可以和義不可以先于義故面朝而後市所以先義而后利也朝為王事故立朝主于王市為陰事故立市主于后方后之主市則內宰助而成之故曰佐后立市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叙其地之叙則司市所謂各于其地之叙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植之植謂立設則陳而飾之無所立也置則但錯諸地而無所設也正其各止于一而已陳則置使成列而已度所以度長短量所以量多寡淳則布帛之幅廣制則布帛之匹長度量淳制皆法之所寓所以經市之貨賄而致其公焉出其度量淳制則所以一而同之也祭之以陰禮

者市陰事也故祭以陰禮與教六宮九嬪謂之陰禮同意陰以作成効法之為事祭之則宜象其事焉故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然後祭之以陰禮

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

王親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為祭服孝子孝婦所以自致也中春始蠶之時故内宰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北郊正陰之地帥外内命婦而蠶則后之正事也然則王與后所以父母天地而享天下之所尊親享天下之所尊而不知稼穡之艱難則不足以治外享天下之所親而不知絲枲之勤則不足以治内故天子親耕所以帥天下之農王后親蠶所以帥天下之婦有以帥天下之農則天下無不足之食有以帥天下之婦則天下無不足之衣因以供粢盛為祭服則天下莫不勸于孝矣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所謂內人則王內之人謂之王內則以內屬于王也謂之內人即以人屬于內也內宰既均其稍食故歲終又會之均則使之平會則計其數既展其功緒又稽其功事展則視之非一時稽則考其成而已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綸緒也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也展其功緒則省其勤怠稽其功事則考其多少展詳而稽略故宮正于功緒但稽之而已內宰既展而又稽則所以治后宮詳于治王宮故也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佐后而受獻功者典婦功曰凡受嬪婦功及秋獻功則典婦功以功獻于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也小大

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矣制不中度功不中程則在所罰矣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夫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王平在朔易以待來歲之宜亦安得不然哉憲禁令者禁將使有所避令將使有所行將使避行之不表而示之是匿為物而愚不識故必憲之使皆明知其害利焉謂之王之北宮則所憲者王之禁令也有謂之內宮有謂之北宮言內宮則知王宮之為外言北宮則知王宮之在內所憲禁令唯后宮而已故曰于王之北宮糾

其守者宿衛者各有所守有守不可以緩散故内宰糾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種直龍反稑音六

親耕耤田以共粢盛者雖王之職然王所以能竭力耕田共爲子職生則親安之死則鬼享之者亦必有内助之力焉葢夙夜警戒相資以相成者夫婦之道又況親耕者王政之所重后宜有以相之也後種後熟謂之種先種先熟謂之稑生是二種而獻之于王非獨王后一人之力也凡六宫之人自三夫人而下莫不皆預焉故后則帥之而内宰則先詔之上春者建寅之月也必于上春則方是時也陽氣始達土膏脈發三農于耒而于耜矣遂大夫于是而修稼政矣所以相王而道之者宜以是焉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相息亮反

引君以大道謂之大臣詔相王之法儀謂之小臣王有大宰而后有内宰王有小臣而后有內小臣亦其理也于后之小臣言內則以別王之小臣為外矣內小臣以禮從后而掌王后之命謂之命而不謂之令則其所掌王后之言而已正其服則王后之六服所用不同也正其位則祭祀賔客喪紀所以為禮者其位不同也內小臣正后之服位而小宰亦正之者盖內宰所正特因乎大祭祀詔禮樂之儀而已非徒正之也言王以后屬于王故也言后而不言王以對王而言故也前驅則導之以禮使無非僻之敢犯也擯

則以賓禮助之詔則以禮事之義告之相則助其事正則使之止于一正正卑于相相卑于擯詔故后則擯詔之九嬪則相之內人則正之膳夫徹王之胙俎所以尊王內小臣徹后之胙俎所以尊后也命所以正人也服位所以正身也王之命大僕出入后之命內小臣掌王服位大僕正之后之服位內小臣正之內外之辨也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好呼報反

上作而下行之為事上言而下守之為令于四方言好事則非特有言而已又有所作也于卿大夫言好令則有言而已不必有所作也好事好令則后之所以睦外親也陰事陰令則王之所以睦內親也陰事

則進御之事陰令則王有所求為于北宮之令睦外親而不失其所謂女正位乎内睦内親而不失其所謂男正位乎外男女正而天下定則内小臣之所掌非特有助于后而已王之所治已有助焉此王之陰事陰令所以終于内小臣之所守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閽人司昏晨之啟閉不以晨門名官而謂之閽者蓋守王宮中謂之禁尤宜謹于昏閉之事此所以獨謂之閽人也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中門即雉門也以其晝雉以為飾示人以文明焉故謂之雉門以其于五門為中故謂之中門則雉者以門之飾言之也中者以門之序言之也凡王門皆有禁以謹出入者獨守中門之禁者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于治朝為已近守禁之

嚴于是而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喪服衰麻之屬凶器明器之屬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內有感惻則外為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變動至尊故也潛服則衷甲之類賊器則器之可以賊人者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衛故也奇服則非法服也怪民則行怪民也非法則違禮行怪則違義奇服怪民不入宮則王宜非禮弗視非禮不聽故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

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帥色類反 爲于僞反）

內人則王內之人公器則公家之器賓客則諸侯諸臣之爲賓客者內人公器賓客皆有帥以導其出入若無其帥以導之閽人則微察其出入也以時啓閉則晨昏爲啓閉之節也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闢者闢行人使之無敢犯也門外之地謂之庭以其掌禁宜潔其所守故掌掃門庭然閽人掌中門之禁則所掃者中門之庭而已設門燎則設燎于門以爲明蹕宮門廟門者蹕以止行者于宮門廟門也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閽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閽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宮正先蹕而後執燭閽人先設門燎而後蹕者宮正宮官之長閽人宮官之屬以禁止爲尚而致明于內則尊者之道故宮正先蹕而後執燭以禁止爲下而致明于外

則卑者之道故閽人先設門燎而後蹕宮正所蹕則廣闈人則狹宮正所照察則內而閽人則外亦尊卑之辨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息亮反

度數所自出而求度數者之處謂之寺故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王之正內有寺人凡以相道內人出入佐治禮事掌其禁令度數自是出矣謂之寺人其義如此王之內人則王內之人自女御而下皆是也女宮則刑女有職事于宮者若女奚之數是也戒以勅其怠忽令以使之有為自女御而下至于刑女之屬寺人皆掌其戒令故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為之右道為之先糾則約其緩散焉內人女宮

皆寺人之所帥故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有司謂宮卿世婦之官也蓋世婦掌女宮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喪紀賓客祭祀女宮與有事焉故寺人則帥而致于世婦也

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九嬪以上內宰內小臣贊相之則世婦之治禮事宜寺人佐之以力也禁則禁其不當為令則令其所當為必先之以戒令而後掌內人之禁令不欲罔人之意也弔謂以凶禮拜有喪之人臨謂以凶禮臨有喪

之家內人有弔臨于外則施之于有服之親也詔則詔其人相則相其事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則以內人為卑異于內小臣之詔相矣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為于偽反

童而有立謂之豎亦內宰之屬也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而內豎之數倍之以其所掌之事為繁于寺人其數不得不倍也寺人不謂之內則以其所事主于王故也內豎獨謂之內則以其所掌主于內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則令之通乎內外者必有人以達之故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大事則成人掌之小事則

內豎掌之因其所也凡言內外則先外而後內此則先內而後外者外屬王為尊內屬后為卑內豎所掌以后為主故也為內人蹕則其所禁止者王內之人也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將葬朝于廟也朝廟前蹕則所以善行也執喪蹕所以送終也先王之禮事死如事生故內豎之于后事死之禮未始異于生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女之賓從于主謂之嬪書于二女言嬪于虞以其順從于舜猶之賓之于主也九嬪以賓從于主故亦謂之嬪婦學之灋則婦人所學之法也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德得于己者也婦德以正順為尚言心聲也婦言則以婉娩為尚容容貌也婦容則以柔靜為尚功見于事業者也婦功則以絲枲為尚有德

者必有言故德先而言次之言發乎心而容見乎貌故言先而容次之容見乎身而功見于事故容先而功次之功者婦學之所成終始也各帥其屬者女御也以時御叙于王所者以當進御之時九九而御于王以次序而進于燕寢之所也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而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者陰禮所以成婦學之法者也婦學所以行婦職之法者也蓋禮為事之節文學則童蒙固執而求有所覺者也此婦學之法所以待陰禮之教而後成者也學所以致其道職所以致其事此婦職之法所以待婦學而後行者也內宰掌陰禮而不掌婦學則婦學陰禮之所成也九嬪掌婦學而不掌婦職則九嬪所教內而已內宰所教及于外而以婦功為主故也

凡祭祀贊王盉贊后薦徹籩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

師叙哭者亦如之齍音咨

王齍故書為王齍當從故書為正下言贊后薦徹豆籩則上言贊王齍言之序也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則六齍共奉于六宮而九嬪統其事此所以贊王齍也王致孝于鬼神而后為之助此所以后有薦徹豆籩之禮而九嬪贊之也若有賓客則從后則將有所贊也大喪謂外宗叙内外朝莫哭者而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摡古愛反

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于天子備灑掃言納女者以卑自稱猶婦人之于姑也婦之以事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世婦之數二十七所以視大夫令此不言者蓋有婦德則充無婦德則闕不苟于充也世婦之德可以事人不可以教人故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已九嬪帥女御御敘于王所世婦帥女官濯摡為㸑盛女官卑于女御故也水翟為濯進于滌也手既為摡摡終于拭也或言滌或言㸑盛滌則辨其始而已言㸑盛則終始其事濯摡㸑盛則皆女宮之具內羞則邊人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之及祭之日世婦涖陳之故曰及祭之日涖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也

女御掌敘御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

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内宫之屬自后而降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然則女御内宫之屬之至卑者也其進退遲速唯御者之聽如馬之在御故謂之女御御叙則九九而以叙進于王之燕寢也世婦女御皆事人者也世婦則以事事人女御則預燕寢之事而已以事事人猶有敵夫之義故名世婦婦承夫夫敵之者也預于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者非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謂之女者非名其為婦也考小星之詩言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而序詩者亦以賤妾名之女御之事正謂是也故曰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王有六寢一為路寢五為

燕寢燕寢女御御叙之所也九嬪言王所此言燕寢其實也以歲時獻功事者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所謂秋獻功是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秋蓋功成之時故以歲時獻之祭祀之事則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故曰凡祭祀掌世婦沐浴所以致潔女御御叙于王所于宫中宜以致潔為事故大喪掌沐浴翣為方扇之狀所以為棺飾也女御備内宫之數凡以為后蔽飾故后喪則持翣以從柩也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故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禱丁老反梗古孟反

人尚其口以事神謂之祝蓋祈禳者人情所不能無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故有祝以陳信于神王有大

祝小祝之屬故后亦有女祝之官掌王后之內祭祀則祭祀之在內者若王祀之數是也祈福曰禱賽夢曰祠禱求有所延仁之事也祠如春祠之祠品物少而文辭多也名之使至謂之招礙使不至謂之祲禬以會之禳以攘之招以名祥祲以礙災禬以會福禳以禳禍禬于其既散而會之禳于其方至而禳之招祲者施于未然之前禬禳者施于已然之際施于未然之前者先天之事也若非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足以及此而后亦預焉者蓋王繼天而理陽道后繼王而治陰德王為天子后視天之妹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固其所也招祲禬禳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考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算則招祲者必于春之時禬禳者必于冬之時以春為一歲之始招祥祲災宜于時之始矣冬為一歲之終禬福禳禍宜于時之終矣且禬以會福而以神仕者

曰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弭凶災札喪乃所以會禍矣然禍莫長于無禍則袷禋禬禳亦以除疾殃為先矣氣不行而為疾禍適當而為殃疾雖作于人之身而四時皆有癘疾則疾有得于外者固可除之矣作不善降之百殃則致內治者宜若無殃然事或出于不幸宜思患而預防之則殃亦不可以不除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史掌宮書以助上之為中者也王有大史小史之屬此后所以有女史也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女史掌之則王后以禮動而當以其職告上也故曰掌王后之禮職內宰掌治王內之政令則內治之政內宰掌之女史則貳內宰之所掌也所以正內宮者謂之內政內政則內治之別

也內治所以治內政女史又掌其貳以詔后治內政有所治正則逆之逆內宮者所以正后宮也出于上而下稟行之者令也書內令則書后之所令也凡后之事以禮從者后舉而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猶大夫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同意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婦功則婦人絲枲之事絲以為帛枲以為布其粗良皆有常法其多寡皆有常數先王以中士二人主其事故曰典婦功掌婦式之法者式言所用之式也法言所治之法也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存焉所治之法則精粗之度存焉知其所為之法然後可授其所為女功之事資嬪有夫者也婦有姑者也有夫有姑則不可以無職故授資以嬪婦為主齎當從故書為資授事者授其所為女功之事授資者授其所為女

功之資無資則無以致功故也言內人則以別嬪婦之在外者也嬪婦非內人而必授以女功事資者蓋先王以九職任萬民而嬪婦固有職矣此所以授之事資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授音受苦音古楬其列反

授鄭氏謂當為受理宜然也凡受嬪婦所為之功及秋獻功則秋者物成之時獻功于后也方是之時典婦功則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賈計其所值揭素而示之賈以當物揭以當名則良者貴之苦者賤之貴賤之用各得其所宜然後可共王及后之用內宰先言比其小大然後言粗良此先言辨其苦良然後比其小大典婦功以功為主故先言苦良然或言粗良或言苦良或言辨者苦良則因于

功粗良則因于物功則必辨物則比之而已頒之于內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賈音嫁

一蠶所吐為忽五忽為系二系為絲為帛者必資于絲有粗細不同不可以不辨也故典絲掌絲入則辨其物絲入者九職嬪婦所貢者是也既辨其物而又以所直之賈而楬示之者防其以賤貿貴也藏以待用出以給用亦必有時焉故曰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若溫煖宜纁帛清涼宜文綃凡此乃興功

之時也頒絲于外內工者外工謂外嬪婦也內工謂內人之屬也皆以物授之則亦防其以賤貿貴也凡上之賜予亦如之者蓋賜予所用有貴賤不同亦各以其物授之也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則絲功之苦典婦功受之矣蓋典絲所掌以待有司之政令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所以致美于黻冕致孝于鬼神者也故受絲功之良典婦功所掌以共王及后之用則其所給特燕私所用非禮服法物之正也禮服法物之正則其于有司之政令典絲之所藏而待者也故典婦功但受絲功之苦者而已有司之政令則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也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

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則又非特王及冢宰而已蓋王后夫人所用有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織音至纊音曠

言凡祭祀則祭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類其禮非一故言凡以該之白與黑謂之黼青與赤謂之文分布衆色謂之畫采色一成謂之就組而織之以為綬以黼為畫則謂之黼畫以組為就則謂之組就故曰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有用絲以為線縷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用文以為物之飾故曰共其絲纊組文之物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邦器則若茵席屏風之屬是也文織絲組所以為飾邦器之

用故曰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各以其物會之貯非特計其多寡之數又隨其物色而計之亦以防其偽故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齎

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而獨以枲名官蓋麻為女功之正而葛覃言后妃志在女功之事而其詩獨言葛者以葛為女功之餘事于餘事且志焉則于麻可知矣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以飭物而有父道者布也布有縷數衰不足而致其恩者緦也縷則紵之屬紵則苧草之為布者其草不一卒于披而別之者麻也草則葛之屬凡可以為布者皆是也麻亦草也必言麻草以麻為男服所尚女功之正本乎此故言麻而繼之以草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言之也布緦縷紵指其人為之功而言之

也布緦縷紵皆出于麻草之物故曰掌布緦縷紵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賫者亦以待興功之時頒之于功也授賫則授其所以為功之賫與典婦功授賫同意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苦音古

典枲受苦功而不受良功者麻功之良典婦功受之矣麻之苦功共喪服而已典絲受麻功之苦掌共喪服故也典婦功所掌以共王及后之用故受麻功之良以其賈楬而藏之與典絲辨其物以其賈楬之同意典絲辨其物而典枲不言者皆辨而楬之也以待頒者以待因時而頒之也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其物授之矣言賜予而不言上者典絲見之也典絲典枲歲終各以其物會之蓋先

王不維其物之輕重皆防其以賤貿貴也夫先王之于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于婦功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則又辨其苦良比其大小典絲之屬皆辨其物甲而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而其詳至于如此之嚴者豈非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耶男子之務本于農耕女子之務本于絲枲苟不忘其本而先之于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財用所為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財用足者實本乎政事先王于政事可忽乎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褕音遥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故掌后之六服者謂之内司服言内以别外也褘衣繪翬狄于衣爾雅所謂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是也褕狄繢褕狄于衣爾雅所謂江淮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是也翬與褕皆雉也雉之為物文有時别有倫其性耿介則正直見乎内身備五色則文明見乎外后之所以祭祀之服取之以正直見乎内故謂之雉也以文明見乎外故謂之翟也雉從矢則有正直之意翟從羽則有文明之意后之德為皆備正直文明此所以字或用翟又用狄也古之制字者于文從大從火從大則大能守禦有正直之意也從火則火能照燎有文明之意也翬狄素質西方之色義也褕狄青質東方之色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于褘言衣于褕言狄互相備也君子之為禮必有仁義以為質禮凡以節文仁義而已以禮節文仁義則后之德備矣然則王體天道則尚仁而合之以義后體地道則尚

義而合之以仁故后服以褘衣為尚褕狄次之闕狄或謂之屈狄喪大記復者夫人以屈狄是也其名物不可知既謂之屈則知其有屈于褘褕而已猶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謂之躬則知其有屈于信也此三者皆王后之祭服鄭氏謂王祭先王則后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以序推之理宜然也鞠衣則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黃則陰之盛色也后蠶服鞠衣則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嬪婦于是而取中焉后之盛服也展衣之色則純白王后服之則以禮見王以享賓客而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也緣衣之色黑而緣以纁士昏禮所謂純衣纁袖是也純即緣也謂之緣則有取于循緣之義謂之纁則有上達之意緣衣后服之以處燕居以從進御蓋婦人以至正為體其上達則循緣而已故衣用緣也鞠衣黃陰之盛色也展衣白陰之純色也緣衣黑陰之正色也惟盛為能帥人而人斯從惟純為能

擇人而無所雜惟正爲能格人而無所貳則衣服之制豈苟然哉寓大法于不說之間施之動容周旋之際其德斯足以稱之矣易曰夫子制義婦人從一而終故王后之六服皆以素沙爲裏以示其德之一也素則取其内之純白也沙則取其内之疏通也麻陰也陽尚之故六冕之飾皆用麻絲陽也陰尚之故后六服之裏皆用沙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内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記曰夫人屈狄世婦禮衣士妻税衣内子鞠衣下大夫妻禮衣然則卿之妻服鞠衣大夫之妻服展衣士之妻服緣衣此外命婦之服也記以夫人展狄并世婦言之則夫人者后宫三夫人也三夫人闕狄則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此内命婦之服也

然此所言以鞠衣為首而三夫人與公之妻所服固不同矣記曰夫人副禕此言上公之夫人也蓋上公與王同服衮衣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禕衣矣伯降上公一等則侯伯夫人宜服褕狄子男又降一等則子男夫人宜服闕狄矣三夫人視三公服用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宜服闕狄矣其服皆以素沙為裏亦與后同則婦人之德皆以尊一為主欲其内之純白有以通達乎外也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于奉祭祀接賓客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則凡喪衰及九嬪世婦所服亦内司服共之也故曰亦如之内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其生也共其所服而及其死也亦無以異于生焉凡内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

紛帨線纊鞶袠之屬亦無不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衣于記反翣所甲反

逢之而屬者縫之事也縫則必資于線先王設縫人之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則非特掌縫衣服而已凡縫衣服所用之線亦使縫人為之也故言縫線之事謂有事于縫有事于線也且其宮之屬有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凡百有二十人之衆蓋以王宮中縫線之事其事既多非多其員則不足以給之也女御則掌製造王及后之衣服故縫人掌縫線之事以為女御所役故曰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棺必有飾則雖死而不致死之意也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之喪則蒙上文

可知也翣如方扇持之所以蔽棺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為體用采繒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翣柳之材前言掌王宮縫線之事則主王與后而言之今此言凡內之縫事非止王及后而已凡宮中之縫事皆縫人為之則縫人之屬皆所謂女御八人則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矣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暴步卜反染如琰反夏戶雅反

染之字右從水水始事水無當于五色而五色弗得弗章是也下從木木東方其于藏也主色染成而色見故也從九在木上每入必變變至于九九已無變故也掌染絲帛者絲帛之質待染而後成文則絲帛者染之質染者絲帛之文也春暴練者練其素而暴之㡆氏練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夫天道致剛于西

北而其事質致柔于東南而其事文至西南而成章聖人因物之質而成文章雖一染之微豈能違乎天道之運哉以春為文之始故春暴練暴練則文始乎此矣夏為文之著而與物交故夏纁玄纁者黄而兼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以其陰陽雜而成文故也秋則文成而為章故染夏夏則五色備矣四時之夏以其文明與中國同謂之夏則五色謂之夏亦以是故也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于是時五色皆可以染故也然染人于夏言纁玄與此不同者蓋染纁玄者始于夏秋則文雜而成章之時故染五色者備于是時矣至于冬則復乎至幽而與物辨非有事之時也故因其成功而獻之則事功為已就而止乎無所事也然則先王之染亦豈苟然哉凡以順乎天道之自然而已掌凡染事則非特掌染絲帛也凡物之染者無不掌之矣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反

詩曰追琢其章追者治玉之名也其字與追琢之義同故同字蓋所追者止能追者止而從之故也掌王后之首服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飾故也為副編次者詩曰副笄六珈蓋髮為正副者所以飾首而貳之又其音覆則所以覆首故也編則編列髮而為之次則次第髮而為之記曰夫人副褘則副配褘衣首飾之上也昏禮女衆純衣則次配緣衣首飾之下也副編之所配如此則編之所配在中也故首服之飾一曰副編繼之次為後乃其序也后之服有六其首服有三以序推之蓋

以一當二由是言之則副配褘褕編配闕鞠次配展緣矣追衡笄者衡則維持冠而平之也笄則卷髮而節之使適平也衡也笄也皆以三爲之故曰追衡笄九嬪外內命婦之首服則所以配鞠展緣之衣也凡此所以待祭祀賓客之所用故曰以待祭祀賓客至于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絰其共九嬪外內命婦所用亦如祭祀賓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絇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在服下所以飾足也人所常用而履之屨矣舄亦飾足而名官獨曰屨人者以舄用爲禮而非常屨故

以所常屨者名官凡首服衣裳之類王與后皆異官以掌之而屨則同于一官者首服衣裳之類在上而為尊故異官以掌之所以貴之也屨在下而為卑故同一官以掌之所以賤之也然先王于此亦寓之以微意矣蓋首服衣裳之所象者德也屨之所象者行也德則有聖賢而行則同歸于中庸而已掌王及后之服屨者服名有屨也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弁在上故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下故也舄者所以隱足而為禮也赤陽之正色故王服赤舄黑陰之正色故后服黑舄必以陰陽之正色則以人所履者皆陰陽之正故也陽則純故赤舄之繶亦赤陰則雜故黑舄之繶黃黑陰之正色黃陰之盛色以陰之正色為體以陰之盛色為飾也繶所以飾舄謂之繶亦猶衣純謂之緣也屨所以檢行亦舄黑舄同于青屨也青東方之陽色而有動意屨所以檢行而有止意舄用青絇則欲其動而能正也複下曰舄以隱足而別貴

賤也單下曰屨以人所常用而屨之屨矣素屨則屨之無爲者也葛屨則以葛爲之者也命屨則以王命錫之者也功屨則致人功焉與功衰同意散屨則喪屨無約故也外内命夫命婦服各有等則屨亦各以其服所謂命屨者亦如所命之服也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也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所宜也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祭則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掌復之官而謂之夏采者以冕服備采色焉采色所以事生之道故也喪則哀素哀素則所以事死之道也復者所以幸其生故以采色夫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先王冀其魂氣反歸于形體故始死則有復禮焉復者反之已至者也死者人之窮也窮則宜反本大祖則子孫之本也故復之于大祖反

本則無不之也故復之于四郊復于大祖必以冕服
者王生時所服以祭祖廟故也復于四郊必以乘車
建綏者王生時所乘建以適四郊故也亦各以其所
宜而用之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而求諸鬼
神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其至誠忠厚以至于此
以此而率天下則民德其有不歸于厚者乎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治而至于民德歸厚其治
之大成與此夏采之職所以序于天官之終也夏采
掌大喪之服而特置一官則其兼掌明矣兼掌則不
為冗特置則專其事則所使從宜致一故也且司服
掌王衣服之官序于春官而內司服掌后衣服之官
乃序于治官弁師掌王冕弁之官序于夏官而追師
掌后首服之官乃序于治官者蓋王之道忽然如神
其施于四體形于動靜者猶為禮而已故司服序于
春官其飾于首者所以降而與物接也故弁師序于
夏官若夫后則王所帥而成者也其見于首服形容已

為盛德之至則惟道是從此内司服追師所以序于天官之意歟

周禮詳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九

宋 王昭禹 撰

地官司徒

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治教之序也官所以探本司所以伺末以探本故掌治者為天官掌教者為地官治以道為本教以化為本故也至於禮政刑事之官各分屬於四時亦然矣以伺

末故教官謂之司徒政官謂之司馬至於徒則教官之事無不舉司至于馬則政官之事無不舉至於刑官謂之司寇事官謂之司空亦然矣夫無車而行謂之徒行則從於人者也凡六官之屬皆有徒公家作民而用之亦謂之徒先王治徒以胥而教官謂之司徒者舉卑以見尊也教官之職大者有至於德行則從而教之小者有至於徒役則從而司之司至於徒則教官所司皆舉矣於文反后為司蓋后從一從口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從𠂆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也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臣而已六官之治或謂之司或不謂之司司徒以對冢宰而謂之司也司馬司寇司空則以對宗伯而謂之司也言司則卑不言司則尊或言或不言所以明分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六官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而終以為民極者盖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治教禮政刑事莫非為民中也治以理之使中教以化之使中禮以節之使中政以正之使中刑以制之使中事以任之使中無動而不示之以中則民舉協乎大中至正之道尚安有過與不及之患哉曰掌邦教則教之法雖行于下而教之道實出于王也且正月之告始和布教之後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遠而邦國之君近而都鄙之長其所受之教法一出于司徒司徒之所施又本于王則上下相承皆本乎一道遠近所守皆本乎一法此道德所以同風俗所以一矣至于治禮政刑莫不皆然五官所掌皆謂之邦者以此佐王安擾邦國者盖因性而

導之則謂之安拂性而制之則謂之擾莊子曰生於陵者安於陵則安者豈非因性而導之歟傳曰治擾謂之擾則擾者豈非拂性而制之歟今夫因其善父毋而教之以孝因其善兄弟而教之以友因其善內親而教之以睦因其善外親而教之以姻以至因其信于朋友而教之以任仁于州里而教之以恤此安而教之之效也或糾之以不孝之刑而使之孝或糾之以不悌之刑而使之友不善內親則有不睦之刑不善外親則有不姻之刑以至于糾之以不任之刑而使之任糾之以不恤之刑而使之恤此擾而教之之效也教典教職皆曰安邦國而此曰安擾邦國則王之于邦國不特安之而又能擾之也至于擾邦國則王之事非教典之書所能及非教官之職所能專也故教典教職皆止于安邦國而已雖然王之于邦國或有所不獲擾焉故兼安擾邦國言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六官之屬自卿一人之下至于徒百有二十人其尊卑貴賤之員數未嘗有增減者蓋六官所掌雖不同而其屬皆六十職職之所設凡以稱其事而已增之則為有餘減之則為不足矣至于治官之攷謂之宰夫政官之攷謂之軍司馬而于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蓋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攷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名之而治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之而教官所攷者止于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于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

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記曰七十老而傳則老者德成而無所任事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者爵位甚大而其德與王同矣鄉老公也尊之于鄉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禮賓賢能而獻其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爲道之存故也故以鄉老帥其事鄉老于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也然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三公分主六鄉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有時而兼掌六鄉矣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先王于郊則建六鄉于甸則建六遂鄉向也以其近而上達向于王故也遂專也以其遠而治有所專于

外故也鄉大夫每一人則六鄉蓋六卿矣鄉而謂之大夫者蓋卿有養人之德教官以善養人非具卿之德則不足為以智帥人之大者惟有養人之德則其為智也因性而不失于鑿以是教人豈間間以為智哉鄉大夫之職必以卿為之良有由矣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二千五百家則聚而內比于鄉故五黨為州州長以中大夫為之降卿大夫一等矣其德足以長于一州敵稱長焉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夫人不能無黨先王順而為之制要其為黨者以顯不以幽而已幽黨非所尚也故君子羣而不黨所以同乎人此周家所以五百家為黨也黨正降于州一等故以下大夫為

之謂之正則一黨之所取正也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族所相親四閭為族則使之相保聚如人之族也師則道足以教人一族之所師也故謂之族師族師畢于黨正故以上士為之也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二十五家為閭閭之字從門從呂則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以往來相聯屬而中有胥以長之如人之呂也故謂之閭胥以中士為之則又降于族師矣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五族為黨則以其羣相黨也五家為比則以其兩相比也夫與天遊與道合者立乎萬物之上則疑獨矣降而與人道交者猶不能無所黨無所比又況凡民乎先王由是為之居民之法上自王族之衆既名之以黨下自五家之寡又名之以比其所黨者顯也其所比者義也所黨者顯則幽者無所容所比者義則不義者無所比于內外小大如一焉若然則何惡乎比黨哉州長謂之長而比長才足以長五家而已比長所統則為至寡于鄉官則為最卑故

以下士爲之然五家以一下士爲之長則六鄉已一萬五千人矣則地之所入幾不足以祿之此學者所以疑周官也然養而治之如此則六鄉之人皆伏節死難之士矣王畿受天下財貢所入而以財不足祿爲患亦誤矣是變起于一旦而一方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盖六鄉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

大司徒上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盖人之常情有餘則樂生不足則眾至婦子寧

于百室既盈之後禮節興于倉廩既實之餘將欲教之必先于政以富之政以富之必先建其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也蓋土地之圖既立則天下之廣狹可知人民之數既定則生齒之衆寡可悉如此則井地均穀祿平富民之政由是而始矣此大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而必先于建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也邦之土地之圖即天下土地之圖萬國各自圖之以入于司徒則謂之天下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則謂之邦圖也合天下圖之而可以謂之邦圖則天下莫非王土故也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之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焉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焉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須作而立之而人民之數亦言建者非大司徒校登稽比有法則亦不立故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大司徒所掌雖及于人民之數而邦之土地之圖其來乃本乎天下土地之圖推本其事而言之故曰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横曰廣從曰輪故馬融曰南北為輪東西為廣廣之字從黄地道光也從广東西而已此廣所以為横也輪則運而趍前不可以左右此輪所以為從也凡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既按圖而知之矣然後辨五地之名地故繼之以辨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積石曰

山竹木曰林注海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名所以命其土物所以色其土五地之名物既辨而知之矣然後辨邦國都鄙之數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此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鄙之數既辨而知之矣然後制其畿而溝之以為之限制其疆而封之以為之守故繼曰制其畿疆而溝封之畿以為之限疆以為之守則神必有所依民必有所設其社稷之壝則所以依神也立其田主則所以附民也故繼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社土神也稷穀神也勾龍為后土配食于社棄為后稷配食于稷田主則禮記所謂先嗇神農是也社稷皆有壇而有壇必有壝與其田主使各主其神民則又從而表之

表之之法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為社與其野如土宜松則植以松而名之曰松社之野土宜栗則植以栗而名之曰栗社之野如此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歛不視而見其材木所出凡此皆先王所以制地之法富民之本也故序于大司徒之職首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皁音皂會古外反覈音核介音界莢力果反皙音錫

計物之數謂之會與歲計謂之會同土會之法則以法計計計物多寡以辨其所生之宜也動物天産也植物地産也民則資天地之産以為用者也故五土之物生其所辨者動物植物與其民而已積石曰山竹木曰林山林得木之氣為多其動物宜毛物毛物虎豹之屬也草木以枝葉生而為地之毛凡毛物皆禀木氣而然也故山林則宜毛物之動者其植物宜皁物則柞栗之屬柞栗資木氣而生于山林為多故也其民毛而方者民之資木氣為多其皮膚亦如木之有枝葉然所以多毛方則其民所禀之形也木曰曲直而民之形反方者蓋一曲一直相雜而成勢所以方也注海曰川水鍾曰澤川澤得水之氣為多其動

物宜鱗物鱗則魚龍之屬資水以生故也其植物宜膏物鄭氏以膏爲槖物理或然也槖物蓮芡之屬有槖韜生于水故也其民黑而津黑則水之色也津則水之澤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丘陵皆積土而成土火之所生也土本卑而隰卬陵積土而高燥則得火之氣爲多其動物宜羽物羽物則飛禽之屬飛禽禀火氣而生故也其植物宜覈物覈物則桃李之屬火性外明而内晦内虚而外實故也其民專而長攷工記曰火以圜專圜也圜火之性也洪範火曰炎上炎上則其形鋭而長長火之形也此其民所以專而長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夫土生金金生水墳衍以土爲體而不離乎水也土金母也水金子也上資土母之氣下資水子之氣則得金之氣爲多也其動物宜介物介物龜鼈之屬也其植物宜莢物莢物則薺棘之屬也金之性堅剛故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也其民皙而瘠皙則金之色瘠則金之形也廣平曰原下

濕曰隰中夾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沖氣之所生也原隰稟陰陽之沖氣則得土之氣為少也其動物宜蠃物蠃物則鼉蠙之屬稟氣于土而其體重遲也其植物宜叢物叢物萑葦之屬資土之氣而其枝條茂盛也其民豐肉而痺土之形則肥厚而其位則在下此民所以豐肉而痺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以物所生多寡為先後動植及民以會而辨之難易為先後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緩急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先王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則五地之物所生異宜五物之民所習異俗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先王不能移易而使之變則此五物者乃民之常也其施教也豈能違其性習之常哉則其制器利用和味宜服

亦因之而已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不省方則無以知五地之物所生為異宜不觀民則無以知五物之民所習為異俗以之設教則殆將違其性習之常民從之斯難矣此十二教之施所以必因乎民之常也夫民之常者天也施十有二教者人也以人而因乎天則其施教也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五物者天地之化也十有二教聖人所以範圍其化而不過也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

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愉音偷又音揄疏薄報反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樂者人治之大故十二教必先之以禮樂焉然作樂所以應天制禮所以配地故先以禮施之而典教者亦地官而已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者惟民生厚良知良能具于不學不慮之間因物有遷則至于父母之不知養鬼神之不知奉先王脩祭祀享鬼神使民效之内以盡志而致其内心外以備物而致其外心參之以時而不違乎怵惕悽愴之所感盡以誠信而不忘乎嗜慾居處之所思以存亡形以屬統紀則敬莫大于是矣躬行于上而民應于下孰有慢其親者乎此民

所以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陽禮者鄉飲鄉射之類以作于外故謂之陽禮陽禮所以辨尊卑別能否以尊讓于卑以能讓于不能以教自卑而尊人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教讓者凡以使民知謙之為德也三代之民知止乎義禮而不違者以知微而彰知柔而剛善則稱人而忠厚之教與過則稱已而强暴之風息此民所以不爭也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陰禮則婚姻之數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以會男女以定室家在易之咸則以男下女而宜其室家在易之恒則以女承男而宜其家室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又孰有怨哉蓋關雎之德備則政事無不備桃夭之化行則財用無不足政事備而財用足則何患乎男女之不正婚姻之不時哉此民所以不怨也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夫人生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淫淫而不為導則不

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殷佑其良心蕩滌其邪氣使之遷善遠惡而不自知者樂而已樂不徒作必有禮焉樂所以和禮所以節和勝則流節勝則離以樂感之而不失乎倫數者和而能節矣其見于上下隆殺者皆禮之序也其形于俯仰綴兆者皆禮之容也夫是之謂禮樂禮樂和而有禮以節之則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辨而不諰一蹈乎中正之雅而不遷于淫哇之鄭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黨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悖慢邪僻之患無由而接此民所以不乖也然謂之樂禮非樂之至也故以教民而已若其至則和樂而無形昏嘿而無聲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思慮且將有不及況可得而教民哉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者樂所以統同禮所以辨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地合其節以禮禮教和所以爲同也而患于不能别異故儀以辨

之所以為異也其天叙之有典其天秩之有禮民皆居之以為倫用之以為常聖人也者充乎人倫之至而能體常者也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儀必有義而倫類在焉等必有節而法度在焉此民所以不越也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以儀辨等所以為異也異則患不能從衆以俗教安則所以從衆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世習之所傳萬數之所聚鄉閭師友之所教道雖皆出于性命之理而不能無異生于陵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凡人之所習而有欲存焉夫是之謂俗先王豈能強之使改咈之使從哉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如是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偷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此民所以不偷也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者民安于俗或所欲者過而不能中或所習者惑而不能一以刑教之所以一民也且先王以中道立教使賢有餘者不敢過愚不肖者不敢不及皆

于君取中焉此以德而教之中也以德教之而或不從無威以制之則流而入于惡矣先王于是以刑弼教則刑者所以制之而使中也如是則强悍悖戾者皆化而歸于中矣蓋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者民人之福也法令既設而絶于智慮之所思糾禁既行而懲于形色之所見爲下者無或至于滅耳之凶爲上者無或至噬腊之吝此民所以不䙝也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者蓋刑以威物君子之所不得已小人之所不得免而先王期于無刑者亦必有具矣以誓教恤則勉之使無敢怠以度教節則約之使無敢僭無敢怠則無不及矣無敢僭則無過矣無過不及則所以使中而不至于刑也夫矢之以言而使之憂患焉所謂之誓先王命民以戰則欲其相救作民以事則欲其不慢故以誓教恤則憂發乎内而達乎外矣則民皆勉力以就事又孰敢怠哉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衆法所自起而長短制焉謂之度節則度之所制而

為限者也以度教節則衣服有制器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上曰以儀教等則民不越此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蓋度主于法而儀主于容節主于守而等則有高下之分以儀辨等則行之于上以度教節則施之于下行之于上則下觀而化其所以化者外也施之于下則下守而化其所以化者內也外也故民不越內也故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世事則世守其事士農工商各世其業之謂也夫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少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得之于視聽之所覩朝夕之所玩樂所積習之便而不可易焉者世事之所能也先王因其能而教之使士與士言義而士得盡心于學農與農言耕而農得盡力于田工與工言器而工得機巧以盡器械商與商言利而商得以負販盡資賄內不拂其所性外不易其所習因而成之觸類而長

之制上之為教也簡而下之從教也輕比民之以不困于務而失職也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以世事教能則非止其身也其教無窮矣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者教之所以成終始也爵祿者先王所以勵世磨鈍之術爵不苟授叙德而已祿不妄予論功而已所謂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也先王舉善而教不能亦欲其有所懋矣制爵而不以賢則民知爵之為貴而不知慎德之所以從爵也制祿不以庸則民知祿之為富而不知興功之所以從祿也先王之班爵祿所貴者功德而已無功德而爵祿之非所以勵世磨鈍也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則始之以禮樂之教可知矣繼之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則終之以爵祿之制可知矣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思以精之而終待乎名譽之所崇則欲民慎德與功苟非爵祿之勸烏可得乎方舜之時五典之所惇五禮之所庸亦已備矣至于同寅協恭和衷則授之以

五服之所章亦無異乎十有二教而終之以爵祿矣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種章勇反

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冲氣之所化也然而十有二土既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磽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固不齊矣因其所宜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所謂土宜之法也十有二土則係乎十二國之分野以應天文十二次言之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十二土各有名物者各所以命其土則邱陵墳衍原隰之屬是也物所以色其土青黎赤埴黑墳之屬是也故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既知矣則其高下羙惡皆得而周知于是乎度地以制邑量地以居民使各安居而樂于從事則藪牧園圃預有職焉故曰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盖民雖好利而惡害不能趨利而避害上之人既相知其利害則示之以利害使之知所避就焉以阜人民則使人民衆安如山阜之阜物也以蕃鳥獸則使之蕃息若草木之蕃蕪也以毓草木則使草木生毓如母順而毓子之毓也夫物必毓而後蕃蕃而後阜鳥獸謂之蕃草木謂之毓而人民謂之阜則察于人倫明于庶物之意大宰蕃鳥獸在毓草木之後土宜之法以蕃鳥獸然後以毓草木者大宰以生毓養蕃為序而土宜以人民鳥獸草木為序故也以任土事則城郭溝池道渠之役之屬小司徒以任地事則

非特土事而已凡有事于地者皆任焉其所任則廣于此矣辨十有二壤之物者土之和緩者為壤壤之為言成也勝也稼穡樹藝于此地以土為質土以壤為美禹貢于豫言厥土惟壤于雍言厥土惟黃壤于兗言厥土惟白壤皆言其土之美而可耕作者也十有二土則言土之形十有二壤則言土之性其性其形則具于土宜之法故大司徒既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而又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十有二壤之物猶土之物也不言名則壤無異名隨土而已知壤之物然後知其種之所宜而教稼穡樹藝可以教甿矣故曰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樹植之也藝治之也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然則土壤異物則百穀之種亦各有所宜不可以不辨之也故先辨而知其種然後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蓋本于大司徒土宜之法遂人則以其法推而行之以教甿也遂人不言樹藝者蓋遂人以時器

勸耶引樹藝可知矣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封畧之内莫非王土其生出之宜否物産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貢賦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所宜否可知矣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矣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征者貢賦稅斂之總名爲其以正行之故謂之征也既制地征則民各宜任其事于是乎以作民職量地之宜以任民之力稱物之産以施民之事此所以作民職也既作民職則民宜各獻其功于是乎以令地貢若農貢九穀圃貢草木之類是

也地征則征之大者先令乎其大者于是乎以斂財賦以令地貢則下之所以供上大司徒則令之而已以斂財賦則又上之所以取下也故非特令之而已又斂之斂者取彼所有而聚于此也蓋用下供上則謂之貢用上斂下則謂之賦此貢賦之辨也然言地貢則不特土貢而已凡地之所産皆預焉言財賦則不特軍賦而已凡上之所斂皆在焉夫制地征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固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也于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而土均之法于是乎備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深尺鴆反景或作影

璣衡所以經天也土圭所以綿地也兩者皆用土焉土之為物陽精之純致一以通乎天地者莫太乎是矣圭之為物剡其首以象物之生平其下以象物之植承順乎天而以生萬物者土也故以土圭求之土圭之法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與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從可知矣正日景以求地中者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土圭正日景之長短候其景適與土圭等所以求地中而建王國也夫天之高土之深四方之廣其所以正之者以日景而已于夏日至晝漏午之時立八尺之表其景短而不滿于尺有五寸則知其為日南矣多暑則以其火勝之其景長而過于尺有五寸則知其為日北矣多寒者以

其水勝之其日中之景若夕景者知其為日東矣多風者以其木勝之其日中之景若朝景者知其為日西矣多陰者以其金勝之言東多風則知多陰之為雨言西多陰則知多風之為陽亦互見也多陽多暑多陰多寒多風多雨皆非地中未可以建王國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蓋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日景一寸差千里是萬五千里適當尺有五寸之景也土圭長尺有五寸而日至之景合焉故謂之地中以其地中故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皆得其正矣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于是乎合故曰天地之所合也土播于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于此而交通故曰四時之所交也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于陽則多風偏于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故曰風雨之所會也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之形惟得天地之中則無從陽伏陰陰陽于此調而不乖故曰陰陽之所和也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天地合四時交風雨會陰陽和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疾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則萬物以之而阜安以之建王國適其所矣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蓋洛邑非特地中亦天之中也王者位乎天地之中以中德而紹上帝以中道而配皇天紹上帝者王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先王所以建國于天地之中者意亦微矣夫先王建國非適為百物阜安而已亦為四方之至者道里均焉而經不言者其然易知故也

周禮詳解卷九